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
一月一日星期二

發行人：謝孟雄

社 長：莊世昌 | 總編輯：楊慎絢

出版社：學生活動中心北醫人報社

地 址：臺北醫學院台北市吳興街250號

NO.
131

微生物學術演講會 十六日於本院舉行

鏡頭下的中國大陸

- 中正杯運動競賽 障礙賽名列第六
- 中正足賽 僑聯奪魁



- 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
- 天邊的彩虹
- 昂然於橫逆之前 青年人在當前自處之道

- 颱風雨
- 談轉系考
- 甩掉紅板櫓

北醫人報

第131期

1

- 微生物學術演講會十六日於本院舉行
謝清肝炎為論點重心
發表論文促學術交流
- 鏡頭下的中國大陸
- 雲山行
- 中正杯運動競賽 障礙賽名列第六
- 中正足賽 僑聯奪魁
- 從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談董事會的改組

2

- 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
毋恃敵之不來，正恃吾有以待之
- 天邊的彩虹
- 昂然於橫逆之前 青年人在當前自處之道

3

- 由「儷人行」試窺婚姻問題
- 永恒的「雅音」
- 颱風雨

4

- 覺醒在「美麗島」之外的
- 談轉系考
- 喜見活動中心的成長
- 甩掉紅板櫓

CONTENTS

中華民國六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創刊

期一三一第

雄	王	謝：人行發
社報人醫北院學醫北臺：版出		
濤	振	王：長社
秀	明	施：輯編總
號〇五二街興吳市北台：址社		

十六日於本院舉行

血清肝炎為論點重心
發表論文促學術交流

【本報訊】六十八年度微生初學第十二屆學術演講會於十二月十六日在本校舉行，共有國內各醫學院、醫院及有關單位約一百五十學者代表參加；共有四十八篇論文發表。

十六日上午十時許，由教務處方主任致詞後，演講即分兩場地進行。由陽明醫學院醫務系主任劉武哲教授演講：「肝炎病毒的基本性質」，陽明微生物學科主任蔡文誠教授主講：「鑑定腸內桿菌科種的微量化多項試驗組合」，下午則為一般演講。

對肝炎病毒之罹患率調查。」以及「用逆轉酶法測定B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等四篇。在第四篇論文中提及：此方法之精確度較目前普遍使用之RPHA敏感，而RPHA差不多，但費用却比RIA低，且無放射線污染之慮，值得國內醫院普遍採用。

會議時提出討論做成決議後交由訓導處公告，學生活動中心執行。至於該系列演講是否恢復舉行，據王總幹事表示尚未接獲校方明確指示，且由於重新安排日程及講員，在實際執行上頗有困難，故至本報截稿時尚未做成最後結論。

【本報訊】學生導中心邀請張春興，授於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五時來校演講，題為「大學生的感性生活」。由於張教授風趣的談吐，會場聲不絕，加上聽講

假期補習
資格重訂

【本報訊】自本學年度度起，教育部重新規定必修生參加僑生的假期補習資格。

一、僅限於應屆畢業生必修科目不及格需重修或因轉系關係需補修的轉入學系基礎科目。

二、本報訊：自本學年度度起，教育部重新規定必修生參加僑生的假期補習資格。

三、僅限於應屆畢業生必修科目不及格需重修或因轉系關係需補修的轉入學系基礎科目。

的角色，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此次大會討論的重心，在於「血清肝炎」方面的研究探討。共有四篇討論這項課題：「中國正常健康B型肝炎表面抗原的調查」、「B型肝炎病毒感染對中國女大專學生血清內免疫球蛋白之影響」、「臺北市餐飲業從業人員

【本報訊】由學生活動中心舉辦之二十周年校慶系列演講，已由訓導處於十二月十四日下午暫停舉行。

據悉該活動係鑑於高雄美麗麗馬雜誌社暴動事件之發生，造成社會緊張激憤之氣氛，為恐連累利用同學羣衆之場合製造混亂，由本校教授授於校務

二、每期補習以一科為原則，且不得超過五學分。

此一資格規定實施後，則非應屆畢業生倘必修科目不能於當學年度度、暑修中補習，必需等到將畢業之最後一學年加以補習。對於同學們的影響頗大，期同學們多加注意。

綠杏社啓事

一、本刊物原擬於六十八年十二月
出刊，茲為配合二十週年校慶，延至
六十九年三月出刊，敬祈見諒。

二、六十七年度上、下學期雜務停刊
期間，因負責無人，所收之刊物費概
由活動中心決定支用。計收二學期刊
物費十萬八千元，北醫人報社與北青
社各領二萬七千元，餘款支付為「北
醫簡介」之印刷費。三十一期未及六
十七學年度活動中心支領任何費用，
敬請察鑒。

外還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召開行前會議。務請欲參加雪山行的同學均需參加以上二項訓練。

車票可——

統籌辦理

【本報訊】訓導處表示，自即日起，在每星期五下午三時因有課而無法前往福利社購票者，由班代女集

豐任(醫二)、曾兆麟(醫二)、彭成洋(醫二)、吳麥斯(醫二)等十位同學。

中正足賽

僑聯奪魁

【本報訊】由華僑同學會主辦，第三屆中正盃足球錦標賽，已於日前結束，由僑生聯隊榮獲冠軍，並

此圖畫的裝裱教授分立軸與框兩種，內容包括脫紙、裁邊、拓畫、刷等方法，均為喜愛國畫的人所欲學習的技巧，歡迎同學把握機會，踴躍參加。

北醫人報插畫比賽辦法

1. 宗旨：
慶祝廿週年院慶，鼓勵插畫人才創作。
2. 資格：
全校日夜間部同學均可參加。
3. 作品：
黑色鋼筆或針筆繪於十六開西卡紙。
4. 題目：
本(一三三)期「揭山隱壑」之三，配合內容，畫龍點睛。
5. 投稿：
一律郵寄北醫學生信箱十七號。

中正杯運動競賽

的下頭鏡
大國中

雪山行

【本報訊】由登山社主辦的雪山行，將分二個梯次出發。第一梯次定於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搭乘二部車；第二梯次由元月一日至三日，搭乘一部車。參加此次雪山行須繳交家長同意書，還要有齊

競賽，於十二月十五日在臺北市立體育場冒雨盛大舉行。

本校代表隊參加大男乙組男子四千公尺超越障礙接力賽。此項競賽共有十三所文大專學校與賽。以本校同學表現傑出，三分二十一秒獲得鄭敏雄（醫二）、江義老師領隊、教練饒諸易老師，管理林鎮浩老師。隊員爲（依出賽次序）：呂衍孟（醫四）、黃社祥（藥四）、黃仲傑（藥二）、吳志德（技一）、周全志（藥一）、鄭敏雄（醫二）、江

活動報導

美的杏畫社

由美的杏畫社所舉辦的裱畫研習會，于十二月十四日正式開始。每個禮拜五下午五時至六時三十分，在二二〇五教室，請李鈞俊老師教授。

球賽、大隊接力及藥學系同樂晚會。同學參加極為踴躍。藥學會會長紀明瑩及總幹事洪允大皆表示——同學們誠摯的參與肯定了他們所做的一切。

史文物有更深層的認識。大研社於十二月十七日至廿二日在圖書館閱覽室，展示故宮文物圖片及書籍陳列，並有專人作簡介及解答。中午十二時至二〇四教室有文物幻燈片欣賞，配合古典音樂及圖片說明。內容包括故宮文物選萃圖片展、畫冊欣賞。並於十二月十日下午於二〇四教室由沈以正先生主講故宮文物簡介。

桌球社

從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談董事會的改組

創辦一所學校難，要經營好一所完善的學校更是何其的難。

古句越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北醫，自創辦至今，算路監藍，艱辛萬苦，如今就要邁入她的第二十年頭、「雙十年華」，多令人高興的年歲，舉凡全校上下莫不在為她籌畫如何來慶祝這叫人躍躍欲舞的日子，學校準備各種學術演講……，社團也急於準備拿出他們最精心設計的節目和成果。

二十年來，北醫雖不像暴發戶般的躍進。但，却也蒸蒸日上。翻開北醫人報合訂本，瀏覽一下，不難發覺北醫的確在進步、在成長。這實在是該歸功於每位熱愛學校者所盡的血汗。同時也感謝學校每位主事者和董事會為學校所做的一切。

正值此時，教育部突然通知北醫董事會必須在年底之前完成之改組，這的確是件令人詫異之事。

據瞭解，本校在今年四月，董事會就該改組，却又遲遲沒有進行，教育部後來派人觀察、發現董事會的財務上尚未清楚，於是，通知董事會必須改組。

姑且不論，董事會其內情如何？首先我們就董事會的功能和作用做個討論。

董事會是學校的創辦者，以後改選組成。它擁有決定學校行政、教務、訓導的權力。所以董事會中每位董事必須摒除個人利益、私人恩怨，一切的着眼點都放在學校。一所學校，擁有健全雄厚的董事會，如此學校必能辦的非常完善。

董事會的每位董事，若抱著愛護莘莘學子的心情，大家共同一個目標，為使學校更完善、更進步，這莫不是每位學生的幸福焉！

我們就事論事，北醫自創校至今，也近二十年。雖然在許多方面都在進步、在擴大。這我們實在感謝校方和董事會為學生所做的一切。但，美中不足的是，在百廢俱興之中，却仍還有許多地方，北醫仍停留在原始階段，如儀器設備，實習問題……等，就連禮堂至今還無法蓋起。當然，我們並不是無謂的叫罵，我們也很了解校方和董事會有苦衷之處。但，凡事只要有心，終有完成的一日。就拿餐廳而言，餐廳以前一直是為學生所埋怨的。這學期初，餐廳改裝整修，煥然一新，學生的埋怨少了，在餐廳吃飯的人也多了。雖然，學校的餐廳不如一些大學校那麼的氣派、美麗。但，我們心滿意足了。畢竟，學校讓學生感覺到她在為學生的福利盡最大的努力。

我們感謝校方為學生的福利所做的任何措施，我們並

學校的以後種種先打好基礎。這實在是我們所冀望的。我們希望，今天存在學校的問題，在日後學弟、學妹們他們都能獲得解決。我們並不過分要求現存的問題，就要現在解決。因，很多事情都是錯綜複雜，並非一經一夕所能解決的。正如學校蓋了附設醫院，這是以學弟所希望的，然而到了我們醫院蓋了起來，開始營業。這對學校、對學生都是一分殊策，我們可以驕傲的說，我們有自己的醫院。所以，希望的是，今日我們所做的建設，能為校方所採納、接受。日後，學弟妹們，他們也可很驕傲的說，「我們擁有自己的禮堂」。

在慶祝建校二十週年的此時，也正值董事會改組，我們冀望董事會的改組能够比以往更健全，更有魄力、更有遠光。我們要求的是北醫能够不斷的進步、不斷的成長。現存的問題，能的話，現在就解決。因，「保持現狀，便是落伍」；不能，則循循漸進，慢慢尋求解決之道。

末了，感謝胡水旺董事長為學校所花的辛勞，也預祝董事會能够順利改組。同時祝福北醫，「北學，祝妳生日快樂，願妳更茁長、更進步。」

由棋藝社主辦的全院象棋比賽，於十一月八、九兩日假福利社餐廳舉行，共有十六人參加。分預賽和決賽，均採單循環賽制，取八名入決賽，而以積分定名次。冠軍牙四軒士立、亞軍駱二謝正發、季軍牙四里姜漢杰、殿軍牙四里羣榮、第五名醫二莊鵬麟、第六名技一莊興堅、第七名醫二張文貴、第八名醫二陳旭輝。

黃嘯谷

而且我們終必能達成光復大陸的國策目標。不自亂步驟，不但沒有任何外來力量能排除共匪在臺灣作軍事冒險的可能性，他們採取「統戰」爲主的政治攻勢，要也就是說，他們是要用政治堡壘內部攻來實現他們狂妄的幻夢。在這一場政治作戰裏，他們首先要在我們內部找到現在，大家都看到了，年來製造了一系個陰謀集團，至少在客觀上是共匪的同道。高雄事件，暴露了那一小撮陰謀分子的這塊金石，我們全國青年熱愛國家政府的崇高情懷，也顯現得極其生色，青年朋友，絕大多數具有高度的辨別是非，陰謀分子所能蠱惑的。但是，陰謀分子取血流之後，很可能換成另一副面孔，「自由」的幌子，來遂行他們的罪惡。拒絕了他們「硬」的一套之後，對他們「軟」安定團結」是我們的智慧，但是，只要我們團結，需要更高的智慧，但是，只要我們根本，我們才能謀求進取，敵人更無所

但是，真正健全民主政治下的反對派人士，除了消極的批評之外，更應積極地拿出更好、更具體的政治主張，以造福百姓的實質政見來吸引民衆，爭取支持才是正途而絕不是設罵罵辱、顛倒是非，更不是煽動顛覆，貽害鄉鄰。但「美麗島」的主其事者，却先用二分法，將一千七百萬同胞劃分為黨內黨外，更以國民黨控制政府為理由，把百姓與政府對立起來，然後不斷地灌輸百姓正身受迫害的印象，企圖藉著「同是受迫害者」的人為心態，鼓動盲目的情緒，來反抗政府。在高雄事件發生前，他們不斷地灌輸一股亂黨式的悲壯氣氛，把因妨害公務而遭逮捕的兩名工作人員，喧嚷成烈士。在這種鬧哄哄的情緒下，鼓噪打手攻擊憲警，希望激怒政府加以鎮壓，然後立刻將之演變成「迫害人權」、「扼殺民主」。在這種鬧哄哄的情緒下，外加如陳儀良之流更加理直氣壯地要求美國，不再出售武器給中華民國，於是……，用心之惡毒，令人髮指。事到如今，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指出，這批政客的目的純粹是為奪取政權；國家的命脈、全民的福祉，是他們的眼中，賤如糞土。

美麗島雜誌社長許信良在美國加入了陳婉真、郭雨新之流的臺灣聯合戰線——「臺灣建國聯合陣線」，更是明白地撕下民主、人權的慈祥臉譜，露出狎弄的真面目。事到如今，就讓美麗島人士反覆何言？

聯軍將這次事件形容爲「一黨巨魁的亂軍抬着美麗馬這個神輿舉行過火葬的儀式」。其結果是神輿被燬，亂軍傷亡，神話破滅，而旁觀的民衆也看清了民主人權這臉譜下的猙獰。一百八十二名憲警的傷痛，是奔向民主憲政道路上的追求理想，雖然不能因爲這件意外而氣餒了追求理想的努力，但是民主奠基於法治的觀念，是我全民今天及未來不可稍加忽視的認識。

目處之道

只要我們一心二

舉國團結一致，不自亂步驟，不但沒有任何外來力量能搖搖我們，而且我們終必能達成光復大陸的國策目標。

我們固然不能排除共匪在臺灣作軍事冒險的可能性，但看得很清楚，他們採取「統戰」爲主的政治攻勢，要優先於軍事攻勢。也就是說，他們是要用從堡壘內部攻破堡壘的戰略，來實現他們那狂妄的幻夢。在這一場戰爭面極其廣闊的政治戰裏，他們首先要在我們內部找到某種內應力量，現在，大家都看到了，年來製造了一系列暴力事件的那個陰謀集團，至少在客觀上是共匪的同路人。

十二月十日的高雄事件，暴露了那一小撮陰謀分子的魯莽滅裂，在這一塊鎗金石前，我們全國青年熱愛國家民族，赤誠擁護政府的高尚情懷，也顯現得極具生色，這證明我們的青年朋友，絕大多數具有高度的辨別是非的能力，絕不是陰謀分子所能蠱惑的。但是，陰謀分子在一次碰得頭破血流之後，很可能換成另外一副面孔，繼續假借「民主」「自由」的幌子，來遂行他們的罪惡勾當。我們在拒絕了他們「硬」的一套之後，對他們「軟」的一套能否鑑別，需要更高的智慧，但是，只要我們時時刻刻不忘「安定團結」是我們國家最根本的利益所在，有了這個根本，我們才能謀求進取，敵人更無所施其技於我們了。

由「儷人行」試窺婚姻問題

逸杏



令人深思的電影一向不多，於今尤然。這部由奧黛莉赫本與亞伯芬尼主演的「傷感」電影，不啻是久不能抑。

這是一部題材再三磨新穎，却值得再三低徊的老片。一對萍水相逢的年輕男女，由邂逅至共遊至結婚，這一段日子充滿了羅曼蒂克的情調。然而婚後不過三、兩年，就由小小的磨擦而演成頻於離婚的局面，他們經一番折衝與深思熟慮後，重新衡量彼間的關係，而得以挽回幸福。

故事一開始是在公路上，結束亦於公路上。同樣的，一段甜蜜溫馨之始，是一段中間已經過多少歧路才又得以殊途同歸。導演用「行」來暗示兩人個性與心理的發展，用汽車事故來暗示婚姻中潛伏的危機。故故事架構在不同時空的旅行，導演以「蒙太奇」，倒敘正敘穿插的手法，將婚前、新婚、婚後的心理層次巧妙的對比呼映出來。

序幕為這一對已婚數年的男女主角，行車途中瞥見一對一臉黯然的新婚夫婦，赫本曰：「奇怪，他們怎麼不笑？」芬尼答曰：「結婚了，怎麼笑得起來。」結婚，真是戀愛的墳墓？

婚姻的眞象是什麼？婚後男女彼此應如何適應？萬一危機出現應如何挽回？這都是

戀愛中的人如果不是莎士比亞所說的傻子，那麼也一定處於IQ下降，辨識力大減的「悲慘」地步。有經驗的人都知道，那愛人與被愛的溫馨幸福感，足以使你心胸充溢如擁有全宇宙，步履輕揚如羽化登仙。但是，如果當事人對愛的認識不深刻，不知調整以往的生活型態，那麼，問題就發生了。莫說柴米油鹽的生活瑣碎，光是兩人心裏的微妙與疙瘩，就足以慢慢把婚姻生活推向煩悶懼向厭惡而至絕裂的深淵。

「僵人行」一片，之所以值得我們注意，就在於它探討的是一股平凡婚姻都可能發生的危機，它是有代表性的，而不是鑒因於肉慾橫流，外遇出牆之問題，也不是沙崗小說式人物，對情愛界定之模糊與對現實生活之焦慮混雜而成的無依感。它說明了婚姻厭倦感之滋生與相互適應之問題，戀愛與婚姻之不同。

戀愛與婚姻（有裂縫之婚姻）有何差別？片中有些有趣的對比：

當初邂逅出遊某處

在一系列精采的演講活動中，十二月十一日二一〇三教室，蒞臨一位極特殊的客人——郭小莊，輕鬆的打扮，親切的聲調將臺上臺下的距離，拉近了許多。

首先郭小莊家常般的談到進劇校的經過，她自愛會是裝病逃學的能手，於是不忍唸書的她，進了戲劇學校。劇校裏、課程之繁重、訓練之嚴格不在話下。她說：「十年出一個狀元，而十年出不了一個演員，難就難在這兒」。

郭小莊慨歎的說：「聽戲的都是「老」朋友，極少有年輕的面孔出現，臺詞方面過於死板，套詞方面過於繁複的確是年輕人難以接受的地方，所以她說：「這就是今天所要介紹的。

「國劇的新方向」。

事實上雅音小集的成立，就是從傳統的國劇裏走出新方向，成大綱教授生前即對此不遺餘力。例如在「白蛇傳」裏，舞臺設計、妝扮上的改善，都是對過去的一種突破。

永恒的「雅音」

本報記者：葉妍伶

接着，郭小莊解釋國劇中的女主角，青衣及花旦之別。青衣所代表的，是大家閨秀的身分，演員態度必須莊重。而花旦是一種活潑可愛醜典型，但不是輕佻的。同時郭小莊又以「春秋配」裏的江秋蓮及「金玉奴」中的一段，

分別示範：掌聲是激動的，這已不只是一種鼓勵，而應該說是一種讚美了。

最後，郭小莊教同學們一個簡單的動作——意義是提醒樂師，要準備唱了。後面的同學，紛紛走到前面，聚精會神的跟著做：誰說年輕人不關心國劇呢？個個不都是興趣盎然嗎？有同學提及雅音和雲門之別。郭小莊說：「雲門將舞蹈帶進了一種新境界，但僅重肢體的表現，雅音是另一個方向，亦重唱工。」總教習將北醫人之友」的盾牌頒贈給郭小莊小姐，並請郭小莊再為同學唱兩句，這正是全場心聲的反映。

走出二一〇三，剛才那一段：「如今橋未斷，素貞我已柔腸寸斷」猶在耳畔迴響。誰說的，「餘音繞樑」，可不是嗎？

他們周詳佈署下逐步完成。而我呢？有誰想過我呢？就這樣決定了！生了一男。她的心靈對我來說還是如此的陌生。

半年的密切交往，我已成為她家座上常客。或許由於該在的壓力太大，我來不知道她在想什麼。談談我未來嗎？我們真的就這樣認定？談談過去嗎？却又礙於曖昧的身份，怕她以為對我多方盤詰，談談現在嗎？我已逐漸發覺我們的興趣思想相距甚遠。就像逛百貨公司吧！她所選的永遠是我最討厭的，我喜歡的她卻覺得庸俗。意見似乎永不可能溝通，對未來的目標也永無統一之可能。我逐漸開始疑惑，再這樣下去是對的嗎？多少次，我和爸媽深談，對於她的一切問題，父母總站在她那邊，總認為是我太挑剔，媽常說她聰明能干，爸爸

就在近時，爸媽的理想媳婦未必是我心中的理想妻子。要是她能內向而又帶點活潑，外向而能不失大方，有思想而不至陳義過高，能幹而不致太厲害，有……這「一混球法」，只換得媽的一句話：「她病了」。

她病了，被一輛機車撞了，受的傷不重，但仍躺在醫院裏。我盤算多時，不知該去不該去。終於在媽的督促下，買了一束鮮花送到她的床前。她看了看我，裝着不認識我。不說什麼。病房裏就我們兩，默不作聲的坐着。隨着時間的過去，我不由的偷偷看着她一眼，她也悄悄的從書後移出烏亮的雙眼。頓時，目光的交會，我們的一切都化解了。仍然交往，仍然爭執，仍然疑惑。仍然不能不承認，我是愛着她的，但也不能不說，我恐懼着未來。

恩情款款，深愛無量。大約十年後再舊重遊，共享回憶之醇。詎料三兩年後來，却沉悶之味，無情趣可言。

人生的真象是，有遠賞心之時，也有促窘迫之刻。男女角在熱戀時，未嘗遇到悞事之時，但在愛情的薰然中一切均能一笑置之。然而當婚姻生活如不睦，一點點小池，都是造成互相怨怒的口實。

婚姻離異期後不再有新鮮感，代而起的是一連串的活情趣，婚姻正接受對方努力去適應對方的情趣，婚姻

真實果象如此。克果說：「去婚吧，你會後悔的；你還是不要結婚吧，無論結婚與否，你都會後悔，你都會後悔，你都會後悔，你不會戀愛吧，你不會後悔的；無愛或不戀愛，後悔。」

事實上，婚沒有戀愛中的想像的那麼完美非淨是沉悶也，當面臨新鮮之倦怠時期，認自己扮演的角色去適應對方，正接受對方的活情趣，婚姻

齊吧結婚是戀愛中的人們，幾乎無法避免的插曲是爭吵。一對不爭吵的男女，除非真正寬宏大量，就是已病入膏肓，不屑一吵了。雖有人說：「時常爭吵的男女朋友，若還不會分手，那就永不會分手了。」事實上，未如此樂觀，這須視他們吵架的本質是什麼。大翻舊帳，盡揭瘡疤，作人身攻擊，或作「你一向……」「你這個人最……」式的全面否定詰責，則縱使事後能重修於好，無形的裂縫却已烙印成形了。

去愛他，你存不存？你的確在不在，是不是嗎？想，這句話就夠了！這不像一個熱戀的說的話，却是經過過的波折後，深思熟慮的心聲。愛不是說沒有你或你死後，會怎樣，而是，現在因為有你，愛，我要怎樣待你，我的最後結論是：我還未成熟至足以婚，甚至談戀愛，我足夠有能力將你時，恐怕一隻腳踏入棺材，所以我總是隨時準備開始談愛，去蹈婚姻之「牢」！

是出脫的美人一般。

我和我們寒暄兩句，便坐在那兒，不聲響的微笑着。爸爸和徐媽就連傻子也明白，爸爸和徐媽的光景在玩什麼花樣。我與她，僵在那裏不知該說什麼。一畢竟我是男孩子——於是揀着老臉，便和她閒話些學校等雜事。時間一過便吃晚飯的時候。徐媽體禮的邀我們去便飯，想不到爸爸竟脫身而去，將我一個人留在那兒，於是一切便開始了。

雨絲更斜了，我嘗覺得打個寒戰，眼鏡已蒙上一層雨珠，我拭了拭鏡片，長針指着六時四分，她還沒來。

自從認得她，生活真變得燦爛多了。我，一個書呆子，從不識人間煙火，忽落到十丈紅塵。音樂會、畫展、同學的舞會、家庭的聚會，我總是邀她同行，她也難得拒絕。父母親總覺得，這件事的工本費太貴，於是衣袋裏沒

「放心，你需要的不是我，該找的是女醫生、女護士，不是我……」

「呼一聲，我奪門而出，這樣便結束了。結束了嗎？怎會呢？若真結束了，我又何必在此淋風雨呢？時間只差又有鐘的決定，等等吧！」心中又有了新的決定，「再那次爭吵以後，爸媽對我真好交相摺迭，而我心中也著實驚醒夢中的我。多次的思考，我實在不明白，究竟我愛不愛她。她確實不是我的心靈的理想典型，無法體會我的心中，她終終那鬱鬱然我真正的快樂，她給予我什麼程度？」

「你以為你說的，開口都是醫學名辭，說的都是半通不通的英文，這就是你的程度！」

「好，既然妳說話這麼絕，我們也沒什麼以後了……」

以在電視上看到「竟會令我

姻問題

逸杏·圖·耳

現代人，動

離婚，而老一

，鑒於身份地

，或道德之約

對婚姻厭倦已

由於責任與子

，行屍走肉的

姻關係一生。

再描寫年老夫

無言，亞伯芬

自問自答曰：

樣的人，可以

晚而不發一語」

[illegible]

一個人仍有未遂的靈苦時，往往靈敏較能，能深入探討內心以及心的一些問題。不是痛哭流涕者，不足為心。就是這心。人既然永遠到完全成熟，到完全成熟，橫逆之來，那裏心承受，逆長成的代價。以觀，失戀的婚姻之體認，往往意即成功的人，至少他們可自我打氣，自我鼓勵。

許變的動物，是人的買道觀。現在社會，因為

呼：「不要推那株那是活的！」

婚姻關係一向是穩固也是最脆弱的。一段長長的婚姻，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了解相互應，突破困境而相對。我們不用要求對只愛我一個人」的證。亞伯在最後問本：「如果妳和我婚，妳會怎麼樣？」

「我會哭！」

個一兩天後，妳會樣？和大衛（赫本度的新對象）結婚嗎？」

「也許會，因為

過風刮的一陣緊似一陣，我決定再等十分鐘，十分鐘之內，若她仍不露面，這場淹時一年的情感，便祇得隨風雨淹滅了。

去年的暑假，爸爸帶着我去拜訪徐家。起初爸爸只說是順路去的，但等我一進入客廳，便知道這一切都是個圈套。已有好一陣子，爸爸便欠起腰聽徐家的三女兒。媽媽也直誇她聰明漂亮的。我依稀記得她小時候來家裏的情形，清湯掛麵的頭髮，怎麼也想不起她那點漂亮到我了。

徐媽媽看到我來了，連聲將我們父子迎入客廳，一邊奉茶，一邊就向裏面喊：「一老聲也不見，點聲響過。」叫了一聲，裏頭的樓梯鏗鏘作響，我的光景，裏裝望望。真漂亮的，一簇家居的洋子也如頭髮亮絲，披在肩上的十分慧點點。

鐘，我再也受不了氣了。就像這樣一個鬼天氣，那天還冷得多呢，我也正站在，那下樓下等她的出現。怪了，已過了半個鐘頭怎會不來呢？最近她的運到現象失約次數也與日俱增，也不知毛病出在那裏。前天爸爸還說，徐媽媽對他說：『你的寶貝兒子脾氣太壞，對她太不體貼，給她的壓力太大，對她曉得，貼她的脾氣又好在那裏，小想脾氣一來，就只會嘟着嘴尖，想着一來，怒之下，便衝到她家。居然她在。』

「妳為什麼不出來？」

「噢！你約了我，我就一定要出來！你高興了約我，不高興了，連影子也找不到。」

「妳難道不知道醫學院的功課重，我那有那麼多時間？」

「醫學院有什麼了不得？妳以為醫生都會有人倒貼，這起

颶風雨 君蔚

說她美麗大方，對於我說的理想興趣，皆被他們視爲吹毛求疵。好吧！我忍着，就像在這颱風天裏我也忍着，廿七分，再三分。

說來就來。徐媽媽向媽表示了，希望我們能訂婚。事情太突然了，太迅雷不及掩耳。當然父母們是不覺得的。爸媽笑着告訴我，我却僵坐在那，聽說，她聽到這消息時，反應也是如此。

終於，到了我們冷靜長談的時候。我原以為，她必是心許了一半的，問題只在肯與不肯，但結果却可笑的很。

「妳知道了？」

「知道了！」

「我知道這決定很難下，我希望多考慮一下，好嗎？」

她望了我一眼道：「不必了，我是決不答應的！」

我心的深處，好似一把利刃刺入優冷的深處，一種尊嚴受辱難着複雜情緒，你眼前只見到她深邃的眼神。

「妳……這……」我答不出話來。

「對不起！我不該說，但也不」

雙唇吐出：「我考慮了很久，我們是不適合的！你給我的壓力太大了，而我也不能適你。你是個好男孩，會找到好女孩的。」

那那天，沒有雨沒有風，但我心頭的雨，較現在身旁的颱風雨更厲更烈。

徐媽媽不再打電話來，爸爸每提起此事就對我大發雷霆。我究竟錯在那兒呢？多麼奇妙，原本我是想拒絕的，但當被她拒絕時，却又痛恨她的拒絕。矛盾！怨怒！輾轉了數月，沒有一點她的消息。

媽說，九月一號是她的生日，要我再試一次。多不死心的父母。於是，今天，就是今天九月一日，我站在這往日約會的地點矛盾的期待著。我不知是期待着她回心轉意或是說最後一次，但來時我已決定，這是最後的愛她，她若來了，我將會真誠的愛她，她若不來呢？則是該落幕的時刻到了。

今天，是國曆雨，自然來了，
颱風也要赴約。六點二十，我看
看錶，走出騎樓，沉重的心，無
法將手中的傘撐開，想，何不讓
雨水徹底洗洗。九月一日，
風雨……生日……三女兒……

